

《山中白云词》“汪氏刊本”及“江昱疏证本”考辨*

夏志颖

张炎(1248-1321?)字叔夏,号玉田,是宋元之际的著名词人,其词集原名《山中白云词》,元代是否刊刻过已不得而知,明清以来流传的有二卷本与八卷本。今人最早全面考索张炎词版本者当属唐圭璋先生,1940年,唐先生撰成《宋词版本考》,记载《山中白云词》版本多种。1983年,中华书局出版了吴则虞先生校辑的《山中白云词》,该书素称精善,书末附有《玉田词版本述略》一文,对张炎词的版本作了详明介绍,极具参考价值。然而,智者千虑,以上两位前辈所言都留有几个小小的疏失,其他著作又沿误不察,有鉴于此,笔者搜罗了一些材料,略事考辨,以澄清学界长期以来的误会。

一、“乾隆十六年扬州汪中刊本”辨误

目前词学界于这一版本的主事者,或称汪氏^①,或称汪中^②,或称汪容南^③。那这个“汪氏”究竟是谁呢?可以肯定的是,他绝不是汪中。汪中(1744-1794),字容甫,江都(今属江苏扬州)人,是清代中期的大学者,学界于其生卒年向无异议。乾隆十六年辛未(1751),汪中尚不满十岁,他怎么可能去校刊《山中白云词》呢?《广陵诗事》卷九载:“江都汪明经中,幼年孤贫,家无书籍,

* 本文为西南大学2010年度科研基金项目(项目批准号:SWU09030)阶段性成果;西南大学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(项目批准号:SWU1309256)资助成果。

① 王兆鹏著:《词学史科学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234页。

② 唐圭璋著:《宋词版本考》,《词学论丛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151页。饶宗颐著:《词集考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254页。马兴荣等主编:《中国词学大辞典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348页。郑子运撰:《张炎词集版本考》,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: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8辑,凤凰出版社,2006年,第295页。蒋哲伦、杨万里编撰:《唐宋词书录》,岳麓书社,2007年,第569页。

③ 张炎撰,吴则虞校辑:《山中白云词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215页。张炎著,黄畬校笺:《山中白云词笺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4年,第519页。吴熊和主编:《唐宋词汇评·两宋卷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5册,第4136页。

于书肆中借阅,过目能记。既而贩卖书籍,且贩且诵,遂博览古今文史。”^①可以说,在乾隆十六年的时候,年幼孤贫的汪中根本不具备校刊词集的任何条件,因此,所谓的“扬州汪氏”不可能是汪中。

至于将“汪氏”误会成汪中的原因,则大概是出自于该刻本所附的江炳炎之《序》。江《序》云:“余门人汪中也,喜填词,词亦工,尤爱诵玉田生之词。因重为开雕,……乾隆辛未秋中八月江炳炎记于扬州之云藻堂。”^②“余门人汪中也”中的“也”字容易被当作是语气词,于是汪中就成了这个辛未刻本的主事者。现在看来,第一个如此草率误判的人可能是叶德辉,其《郎园读书志》卷一六著录了三种《山中白云词》,第二种为“乾隆辛未扬州汪氏刻本”,叶氏云:“此为乾隆辛未扬州汪氏据龚、曹两刻校刻本”,尚未明言“汪氏”之姓名,然而,叶氏在介绍第三种,也即“雍正四年上海曹氏刻本”时却说:“乾隆辛未扬州汪中曾据龚、曹两本校刻,行字甚精而亦少见。”^③遽认“汪氏”为汪中,而唐、吴两位先生在参考《郎园读书志》时,也习焉不察,吴校本中的“汪容甫”当即“汪容甫”排印错误所致,而非实有汪容甫其人,其他各家随之著录为“汪容甫”,其误自明。

既然“也”字非虚词,那“汪中也”自然就是一个人名,他就是生年略早于汪中的汪沆。汪沆,又名汪大沆。“字中也,汪舸之子,一字雪礪,江都人。精于鉴赏字画磁玉之类。佐江鹤亭方伯幕,购马氏小玲珑山馆居之。”^④袁枚《客吟先生墓志铭》云:“先生姓汪名舸,字可舟,晚自号客吟先生。……先生娶熊氏,长子大沆,次子大宗。”^⑤
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一二云:“汪舸,字可舟,歙县人。诗学黄涪翁,尝校定《山谷集》并《山中白云词》,著有《崖山人诗》。子大沆,字中也,号雪礪,师事陈玉几、厉樊榭、江冷红。鉴赏古画及铜玉器得秘法。”^⑥由此可知,汪舸曾校定《山中白云词》,这应当就是汪沆校刊工作的基础,父子相继整理张炎词,也堪称是词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李斗提到的“江冷红”即江炳炎,前文已引述其为

①阮元辑:《广陵诗事》,光绪庚寅重刊嘉庆六年浙江节署本。

②张炎著,葛渭君、王晓红校辑:《山中白云词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16页。案:葛校本误“江炳炎”为“汪炳炎”,当系排印之误(王兆鹏《词学史科学》误同)。又,该本《本书说明》云:“《郎园读书志》著录乾隆辛未扬州汪容甫据龚、曹二家重行校刻本”,亦误认“汪氏”为汪中。

③叶德辉:《郎园读书志》,1928年上海澹园印本。案:引文“雍正四年”原作“雍正四道”,当系手民之误。

④阮元:《汪沆传》,《淮海英灵集》丁集卷四,影印嘉庆三年小琅嬛仙馆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2册,第238页。

⑤袁枚:《小仓山房外集》卷六,影印乾隆刻增修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2册,第514页。

⑥李斗:《扬州画舫录》,影印乾隆六十年自然齋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33册,第712页。

门生汪霭校刊本所作的序文。他和陈撰(玉几)、厉鹗(樊榭)都是推崇姜张词风的人,从汪霭的师友交游来看,他校刊张炎词集正在情理之中。

这个乾隆辛未刊本后世罕见,但在当时,汪霭也曾以之投赠友好。金兆燕《樱亭词钞》中有《解连环·汪雪礪以所刻玉田词见赠赋此奉酬》^①,透露出该刻本早期流传的蛛丝马迹。在此之后,汪霭的词学活动也没有停止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,江春序陆鍾辉刊本《白石道人集》时说:“道暑馀暇,因与汪子雪礪重加审订,附镌于末。汪与吾侄皆喜倚声,盖善学白石者。”^②可见汪霭对词学建设的持续热情。

汪霭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甚有声望,他多才多艺,“画仿倪高士,尤精金石学”^③。其诗词作品虽然不传,但通过其交游诸人的相关作品,仍不难想见其文采风流。黄易《哭汪雪礪》其二:“心血存词卷,声歌付小红。”其三:“群雅唱新声,词坛有我兄。”^④都可以佐证这一点。可惜时移世易,所有的这些已少为人知。汪舸原是“婺源人,流寓扬州。性不谐物,偃蹇贫病以歿”^⑤。这是汪霭流寓扬州的开始,也定下了他早年生活的贫困基调,《淮海英灵集》戊集卷四《江昉传》云:“汪雪礪霭,贫不能出户,公(引者案:即江昉)济以服食,共吟咏,荐于鹤亭公。”^⑥对于衣食都无着落的汪霭来说,校刊词集似乎不大可能,所幸他遇到了江春(鹤亭),大概是得益于这位当时扬州的风雅盐商,汪霭的处境开始好转,直到成为一个富豪,《广陵诗事》卷一〇称汪舸死后“未十年,其子雪礪家业大饶,买马氏玲珑山馆,造亭台,招延名士”。但好景不长,汪霭在成为小玲珑山馆主人后不数年,即“客死金阊,平生所藏书画化为烟云”^⑦。

汪霭的生年已不可考,其卒年则须加以辨正。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有清代龙尾山农钞本传世,该本《题记》落款为:“乾隆庚戌八月二日,龙尾山农书。”^⑧谢国桢先生在此《题记》后有案语云:“龙尾山农为汪雪礪,盖新安人,而商于扬州者。富收藏,精于鉴别,藏有唐拓《汉武梁石祠画像》,后让归黄小

①金兆燕:《樱亭词钞》,道光丙申刻本。

②姜夔撰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《夏承焘集》第3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237页。

③彭蕴灿编:《历代画史汇传》卷三三“汪霭”,影印道光五年吴门尚志堂彭氏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83册,第531页。

④黄易著:《秋盦遗稿》,影印宣统二年李汝谦石印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66册,第11页。

⑤纪昀等总纂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(整理本)》卷一八五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595页。

⑥《淮海英灵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2册,第284页。

⑦鲍廷博撰:《南宋群贤小集目录跋》,引自祝尚书著:《宋人总集叙录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329页。

⑧全祖望撰,朱铸禹汇校集注: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2771页。

松者。余获有小松刻《武梁祠画像》，即题龙尾山房珍藏，可以知其人矣。”这样看来，汪霭似曾号龙尾山农，且卒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之后。其实不然，江昉曾经有词悼念汪霭，据其《渡江云·丁未秋悼雪疆殁于吴门张玉田琐窗寒词所谓长歌之哀过于痛哭也》^①，可知汪霭当卒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（1787）。如果龙尾山农《题记》与江昉《渡江云》的文字均无误的话，则龙尾山农另有其人。

从困窘布衣到文化富豪，汪霭经历了人生的剧变，可惜的是，他的声名或业绩都随其收藏的金石书画一起化为烟云，那个起高楼、宴宾客、“声光藉甚”^②的汪雪疆转瞬就隐没于这片烟云之中，后人甚至把这个模糊的身影误认作是汪中。况周颐《餐樱庑随笔》谓：“容甫本寒素，……父舸，字可舟，亦工诗，生平坎坷特甚。……容甫中年已还，处境颇丰，力能收藏金石，罗致宾客。马氏小玲珑山馆或曰后归汪雪疆本，或曰归容甫，且增饰崇丽焉。”^③这段话先是误汪舸为汪中之父，随后又对小玲珑山馆的归属模棱两可，足见汪霭已经到了被人遗忘的边缘，这所有的一切，大概都与他字“中也”有关。

另外要说明的是，由于“霭”与“杰”形近，汪霭有时又被误作“汪杰”。吴锡麒《有正味斋词集》卷一有《琵琶仙·江橙里招同汪雪疆杰江玉屏游康山》，而其《有正味斋集·诗集》卷七中则有《白画眉汪雪疆霭索赋》诗^④，前者的“汪雪疆杰”显然就是“汪雪疆霭”的讹字。今人著述亦有沿误者，不再一一订正。

二、江昱《山中白云词疏证》“乾隆十八年刊本”辨误

江昱《山中白云词疏证》，《玉田词版本述略》称有乾隆十八年刊本^⑤，其他各家如《词集考》、《山中白云词笺》、《中国词学大辞典》、《词学史科学》、《唐宋词汇评·两宋卷》、《张炎词集版本考》、《唐宋词书录》的著录也基本一致。然而，该书在江昱生前似乎并未“刊行”，它很有可能自始至终都是以稿本^⑥的形式存在，直到朱祖谋将其刻入《彊村丛书》，才广为人知。

江昱（1706—1775），字宾谷，安贫好学，精《尚书》，嗜金石文字，又通声音训诂之学，长于诗，著有《松泉诗集》、《潇湘听雨录》、《尚书私学》、《韵歧》等^⑦。

①江昉：《练溪渔唱》，《安徽清代名家词第一集》，民国安徽丛书编印处辑。

②梁章钜著，陈铁民点校：《浪迹丛谈·续编·三编》卷二“小玲珑山馆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21页。

③况周颐：《餐樱庑随笔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十三卷第十一号，商务印书馆，1916年，第13页。案：“霭”即“本”之古字。

④词见《有正味斋词集》，影印嘉庆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25册，第455页。诗见《有正味斋集》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68册，第438页。

⑤张炎撰，吴则虞校辑：《山中白云词》，第215页。

⑥稿本今存国家图书馆。

⑦参蒋士铨撰：《江松泉传》，钱仲联主编：《广清碑传集》卷八，苏州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30页。

其四卷本《梅鹤词》，今未见其传，只有王昶《琴画楼词钞》中收录的一卷本保存下来，在此之前江昱曾编有词集《梅边琴泛》一卷，也已亡佚^①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江昱撰《山中白云词疏证序》，自述云：“与弟蔗畦涉猎之余，遇可相发明者，辄笔之简端，垂二十年，翻书不下万卷。”^②同年，陈撰在扬州为江著作序，亦云：“俗学之相蒙也久矣，试讯是编诸所考证，是岂寻条步屈，聊尔稗贩之所能得者哉？”^③由此推知“疏证”工作大约始于乾隆初年，至乾隆十八年书稿已写成。此前，江昱于乾隆四年已完成了另外一部著作《苹洲渔笛谱考证》，该书乾隆五十一年由江昱之弟江恂刻于新安郡斋。朱祖谋刊刻《彊村丛书》时，以《疏证》为底本，卷末“附记”对其来源未作交待，陈祺寿《苹洲渔笛谱考证跋》云：“明经（引者案：即江昱）又有《山中白云疏证》，彊村先生尝得其稿本刻之。”^④则朱氏所据《疏证》为稿本无疑，吴则虞先生误认为有一“刊本”的存在，可能也是根据《彊村丛书》本附录的江昱及陈撰之序，而实际上并未亲见乾隆十八年刊本，因为那时，《疏证》尚未刊行。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江恂之官湖南，江昱随弟客居，其间著笔记《潇湘听雨录》，中有一则云：

峯圃问余以长短句，余曰：“武陵溪别一天地，世士罕津逮，何由鸣榔为导？”爰以曩所论次《精粹词钞》示之，盖难言之，又不欲虚所问也。峯圃受而循讽淹日夕，既而恍然曰：“吾寐方觉矣。自前明迄今，诸号能词者，殆适郢而首冥山，自诩迈征而不悟途之南北也。幸入胜境，当不至迷其故处。独怪君方辑注草窗、玉田，一家之言，兹则自有词以来至金元而止，提唱正宗，有关绝学匪细，奈何反终秘之而不刻以行世？”其相赏如此，解人难得，良友一时印合之情有不可没者，所宜志之勿谖。^⑤

《潇湘听雨录》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，上述一段文字当作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，所谓的“辑注草窗、玉田”，显然是指《考证》与《疏证》两部书稿，“秘之而不刻以行世”说明《考证》、《疏证》均没有刻行，而江昱本人也似乎没有将之刻行的打算。古人在刊刻著作之前，往往已经预先写好序文，有序而书未刊行的情况也不鲜见，《疏证》的遭遇即是如此。

江昱卒于乾隆四十年三月，蒋士铨《江松泉传》云：“（江昱）所著未梓者曰《尚书私学》、《苹洲渔笛谱疏证》、《草窗集外词疏证》、《山中白云词疏

①参王昶撰：《江宾谷梅鹤词序》，《春融堂集》卷一一，影印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8册，第88页。

②江昱撰：《山中白云词疏证序》，朱祖谋辑：《彊村丛书》，上海书店，1989年，第1142页。

③陈撰撰：《山中白云词疏证序》，《彊村丛书》，第1142页。

④陈祺寿撰：《苹洲渔笛谱考证跋》，《彊村丛书》，第1183页。

⑤江昱：《潇湘听雨录》卷五，影印乾隆二十八年春草轩刻本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116册，第679页。

证》、《药房杂志》、《不可不知录》、《唐律颁珠集》、《精粹词钞》，共若干卷。”^①可见直到江昱去世，其著作未刊刻者还有不少，并且在此前后，江昱的这一词学活动也未引起同仁的重视。

与江昱交好的王昶是当时词界的重要人物，乾隆四十三年，王昶编刊《琴画楼词钞》，收江昱《梅鹤词》一卷，其中一首《洞仙歌·筠榭送龙井茶》自注说“时方注玉田词”^②，因此，王昶应该知道江昱注过张炎词，但他并未重视此事。乾隆四十八年，王昶作《江宾谷梅鹤词序》，称：“乾隆丁卯，余始识宾谷江君于秦淮水榭，遂为文字交。……每见必索所著新词读之，至穷日夜而不倦。”并对江昱的人品大加赞赏，自信“吾两人之深相知如此”^③。文中没有提及江昱的疏证工作。乾隆五十三年，王昶辑得张炎逸事一则，因系“厉、赵诸君履齿所未及者，喜而录之”^④，并撰《山中白云词跋》，跋文没有提到《疏证》，王氏又有《书张叔夏年谱后》一文，说张炎“朋好亦皆东南逃名遁世之士，……可考者十五人，余悉声沉响寂。余以龃陋不复能稽其出处，尚冀复有樊榭、意林、功千者出，相与搜考而续纪之。”^⑤而江昱《疏证》中考证出的张炎交游已远过“十五人”。如果《疏证》曾刻行，如果精于词学的王昶读过或了解《疏证》，他怎么可能对自己好友的辛勤成果视而不见呢？种种迹象表明，《疏证》一直是以稿本的形式存在，江昱的疏证工作在当时也并不引人瞩目。沈大成（1700—1771）《寄怀江宾谷》诗云：“一别经时久，年年望远心。雁来七泽少，云入九疑深。……玉田词注好，何日惠兼金。君有张玉田词注。”^⑥由“雁来七泽少，云入九疑深”一句可知此诗写于江昱客寓湖南时，此时《疏证》已成书，两篇序言已写好，但却始终没有刻行，朋友对“兼金”的等待也就始终没有满足。

江昱《松泉诗集》中有《论词十八首》组词，“断制宋元作者，津逮后学，钱塘厉鹗、赵虹、江炳炎辈争相叹服，不易其言”^⑦，第一首总论词史，第二至十六首分论两宋词人，最后一首云：“暗香疏影静生春，绿意红情迥出尘。寂寂自开还自落，人间谁是别花人。”^⑧在本应总结陈辞的地方，单单并论姜、张，足见江昱对二人的重视。陈撰《山中白云词疏证序》转述江昱之言曰：“每谓词莫尚于

①蒋士铨：《江松泉传》，《广清碑传集》，第530页。

②江昱：《梅鹤词》，王昶编：《琴画楼词钞》卷一一，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泖渔庄刻本。

③王昶：《春融堂集》卷四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8册，第88页。

④王昶：《山中白云词跋》，《春融堂集》卷四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8册，第116页。

⑤王昶：《书张叔夏年谱后》，《春融堂集》卷四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8册，第116页。

⑥沈大成：《学福斋诗集》卷一九，影印乾隆三十九年刻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28册，第348页。

⑦蒋士铨撰：《江松泉传》，《广清碑传集》，第530页。

⑧江昱：《松泉诗集》卷一，影印乾隆二十六年小东轩刻本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280册，第176页。

南宋景、淳、德祐间,要以白石为宗主,其嗣白石起者,无逾于玉田《白云》一集。”^①一方面对张炎词顶礼膜拜,一方面又对词学孜孜以求,“旬锻日炼,致忘食饮”^②,按常理言,江昱应该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《疏证》公诸同好才是,然而事实正如上文所辨,《疏证》始终未能刊行。对于这个反常的现象,笔者也无法给出确实的解释。《琴画楼词钞》本的《梅鹤词》开篇第一首《水龙吟·自题词集》云:“断歌残阙重寻,乌丝自写银灯底。也非白石,也非乐笑,也非花外。”此词虽收入《琴画楼词钞》,但无法系年,词题中的《词集》也不能断定是一卷本的《梅边琴泛》,还是四卷本的《梅鹤词》,当然,它也有可能是专门为《琴画楼词钞》本《梅鹤词》而作,不管如何,词中似乎暗示出江昱对姜张及王沂孙有距离的尊敬,他或许想走出一条更自我的词学道路来,如果此词作于《疏证》成书之后,那江昱词学观的这种微妙变化,可能就是其拒绝刊行《疏证》的一个原因吧。

尽管未能刊行的事实限制了《疏证》在词坛所可能产生的影响,但它的出现对于词史而言仍自有其意义。江昱原本就是一位朴学大家,他用阐释经书或旧注的精力去从事一部词集的“疏证”,这一举动本身就具有尊词体的意义,不过,这些都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西南大学文学院

①陈撰撰:《山中白云词疏证序》,《彊村丛书》,第1142页。

②江昱:《蝶恋花·内子以予嗜词旬锻日炼致忘食饮屡以为戒占此答之》,《梅鹤词》,《琴画楼词钞》卷十一。